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 海勒



中国戏剧出版社

I712.45

200206

21



第十二条车规

[美]海 勒 著
张联炜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 · 636

定价:~~9666.00 元~~



前 言

【内容梗概】

作者在小说里杜撰了一个岛屿，它叫皮亚诺扎，位于意大利本土以南的地中海。在那里驻扎着美国空军的一支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大队。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飞行员们休假时就去罗马纵情声色一番。小说的场景就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来回转换。

在作者笔下，那些行为疯狂的军人都得了勋章。而在这群疯狂的人中，行为最怪诞的是 256 中队的轰炸员约翰·尤索林上尉。残酷的战争使他意识到死亡将会随时降临到他身上。为了躲避死神，他费尽心机，假装生病，违抗命令，装疯卖傻。只要能摆脱战争，他什么都愿干。使他痛下此决心的是轰炸阿维尼翁的恐怖经历。在那次战斗中，与他同机的炮手斯诺顿几乎被炸成两半，他的鲜血和内脏溅到了尤索林的制服上。这次血淋淋的刺激使尤索林认识到了一个冷酷而简单的事实：人是会死的。从此，他拒绝穿衣服。为了表彰尤索林的“勇敢行为”，飞行联队司令官德里德尔将军前来授予他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却出现了尴尬场面。因为将军不知道怎样把勋章佩带到一丝不挂的尤索林身上。尤索林拒绝上天，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害他。这引起了克莱温杰的不满。克莱温杰聪



第二十二条军规

明机灵，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们发生了争执，克莱温杰想知道谁是那些尤索林认为要杀他的人。尤索林告诉他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害他。克莱温杰追问是哪些人中间的每个人，尤索林反问道：“你认为是哪些人中间的每个人呢？”“这我可不知道。”克莱温杰答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想杀害我呢？”这下克莱温杰哑口无言了。

为了保命，尤索林谎称肝部疼痛住进了部队医院。他的病情使医生们左右为难——“如果已经成了黄疸病，他们就可以给予治疗。如果不变成黄疸病，疼痛又消失了，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可是这种老够不上黄疸的情况实在叫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作为军官病员尤索林按规定要检查士兵病员的信件，他便在这些信件上胡乱涂鸦来解闷。他在那些没看过一眼的信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却在看过、改运过的信上签上“华盛顿·欧文”（美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后来又改用“欧文·华盛顿”。“有一次，他把一封信全部涂掉，只剩下‘亲爱的玛丽’这一称呼，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 O. 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R. O. 希普曼是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

医院是个不错的地方，要不是那个喋喋不休的得克萨斯人和全身裹着雪白绑带的士兵，尤索林原打算在此度过战争最后的日子。可是他们使他受不了，他不得不离开了医院。回到中队后他才得知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已把飞行任务增加到了50次。而克莱温杰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把飞机一头扎进云端就再也沒出来，他和他的飞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尤索林看来是完不成他的飞行任务了，因为卡思卡特是个野心勃勃



的家伙，他想让自己的照片登上《星期六晚邮报》，他还处心积虑地想当将军。于是他随心所欲地增加飞行任务的次数，远远超出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要求。在他把飞行任务提高到80次后，克拉夫特、麦克沃特、基德·萨普森、奈特雷都死了；克莱温杰和奥尔失踪了；随军牧师希普曼也被撤了职，因为罪犯调查部指控他伪造华盛顿·欧文的签名；阿费制造了一起残忍的谋杀；亨格利·乔每夜在睡梦中惊叫；而尤索林则依然在寻找求生的新办法。但他即使飞完司令部规定的飞行任务，也不可能停飞并被遣送回国，因为有不可逾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无论何时，你都得执行司令官命令你所做的事；“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精神错乱的人只要自己提出申请，即可停飞。尤索林为此而装疯，要求被遣送回国。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又规定，任何人一旦提出自己精神不正常，那就证明他没疯，还得继续执行飞行任务。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权威设下的陷阱，一个貌似合理的圈套，没有人能够摆脱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卡思卡特上校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飞行任务的次数，自愿献出他手下的人去地中海战区执行最危险行动。为了让自己的照片也登上《星期六晚邮报》，他还设想让随军牧师在每次执行战斗任务前举行宗教祈祷仪式，“‘让上帝保佑使炸弹散布面更密集些，……这件事办好了，在佩克姆将军面前可是咱们大伙的光彩。’”但当他从牧师处得知军官和卑微下等的士兵要向同一上帝祈祷时只得放弃了原先的念头。“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可以解释将军之间的权力斗争。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司令佩克姆将军和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勾心斗角、互相暗算。佩克姆将军凭空想出“投弹散布面”的术语，他认为，要是炸弹能够集中



第二十二条军规

爆炸，那就可以在空拍出更清晰的照片；他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地中海战区内的帐篷统统并排搭起，帐篷门要朝着国内华盛顿纪念碑的方向，要有气派”。这些使德里德尔将军大为恼火，两人还为此打了一场官司，闹得不可开交。“第二十二条军规”还可以解释情报官布莱克上尉发动的一场蓬蓬勃勃的忠诚宣誓运动。“所有作战的官兵到情报室领取图囊时，都得签一个忠诚誓约。到降落伞室领取防弹衣和降落伞时，得签第二个誓约，还得向管理摩托车的鲍金顿中尉签第三个誓约，然后才获准从中队部乘卡车到飞机场去。只要转个身就得签上一个忠诚誓约。甚至领饷、到军中小卖部去买东西、让意大利的理发师理个发等等，也都要签上个誓约。……接着，他又搞效忠宣誓，宣誓之后还唱《星条旗》，唱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在中队里，行政人员原来是派来给战斗人员服务的，但战斗人员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却受到行政人员的支配。他们受到威吓、侮辱、折磨，整天让人指使做这做那。他们一提出抗议，布莱克上尉就这么答复他们：“凡是忠诚的人，对于履行必需的宣誓手续，心里是不会有疙瘩的。……一个人签署的忠诚誓约越多，他也就越忠诚；对于布莱克上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能解释飞行大队食堂管理员迈洛中尉的发迹。他以黑市小买卖起家，最终建立起一个跨国联营的卡特尔，大发战争财。大队里的官兵每个人都有一个股份，这些人得了好处都愿意接受他的调遣。迈洛的飞机从世界各地飞来，降落在大队的机场上，运来马耳他的鸡蛋、西西里的苏格兰威士忌、波兰香肠……。他跟美军当局订立合同，轰炸德军防守的公路桥梁；他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合同，用高射炮火



攻击他自己的进攻部队。美军得付他一笔轰炸费用，外加小费；德军也得付他一笔防卫费用，外加小费。由于他的机构实力强大，他还被选为欧洲许多城市的市长和马耳他的副总督。为了垄断棉花市场，他抢购下了埃及的全部棉花，结果却卖不出去，差点使他的公司破产，但他通过行贿把危机转嫁给了美国政府。

尤索林没有请假就擅自离开了皮亚诺扎，来到罗马。但由于没有通行证被宪兵抓了起来，后又被押回皮亚诺扎。他的行为使卡思卡特上校感到受到了威胁，因为要是别人都像他一样擅自逃离岗位，就没人替他完成飞行任务了。于是他决定将尤索林遣送回国，条件是尤索林不得告诉别人他被遣送回国的真实原因，只能告诉别人他被遣送回国是由于他被奈特雷的妓女砍伤了。尤索林拒绝做这笔交易，上校就威胁说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在丹比少校和牧师的帮助下，他又一次逃脱了，准备逃往中立的瑞典。

【作者介绍】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 ），美国作家。出生于纽约州，是俄国犹太移民后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空军服役。他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从事文学创作前他曾做过大学教师，为《时代》等杂志做过广告编辑。1961年，发表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此书在70年代轰动文坛，成为“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海勒也成为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词，已经成了美国人的日常用语。它是一种无法摆脱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困境；它荒谬悖理，却使人觉得无法抗拒；它象征着统治世界的残暴和专横，象征灭绝人性的官僚化体制，是荒诞和疯狂世界里的人生法则。

海勒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是1974年出版的《出了毛病》，全书是主人公鲍勃的内心独白，描写中产阶级的内心空虚。海勒说：“鲍勃是20年以后的尤索林”。“黑色幽默”另一代表作家冯尼格评价海勒“运用契诃夫式的技巧使我们喜爱有时叫人厌恶的人”。

《像高尔德这么好》(1979)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讽刺美国政界的上层人物。198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上帝知道》，它是根据《圣经·旧约》中大卫王的故事虚构而成。

《第二十二条军规》于1963年获美国全国文艺研究院奖。1967年，被作者改编成剧本《我们轰炸了纽黑文》。

【遭禁经过】

197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斯特朗斯威尔学校的校董事会开会表决，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把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另一位“黑色幽默”派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的作品从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撤走。1976年，当地地方法院推翻了该校董事会的决定，支持该校全体教师作出的决定，《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冯尼格的作品重新与学生见了面。

1974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第二十二条军规》又遭到当地私立学校所属中学图书馆的抵制。

1979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斯诺盖尔米，《第二十二条军规》又遭禁，原因是书中屡次用“妓女”一词来称呼妇女。



目 次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1)
第二章	克莱文杰	(13)
第三章	哈弗迈耶	(21)
第四章	医生丹尼卡	(34)
第五章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	(45)
第六章	亨格利·乔	(61)
第七章	麦克沃特	(73)
第八章	少尉谢司科普夫	(84)△
第九章	少校梅杰·梅杰·梅杰	(104)△
第十章	温特格林	(134)
√第十一章	上尉布莱克	(143)
第十二章	波洛尼亚	(152)
第十三章	少校德·科弗利	(170)
第十四章	基德·萨普森	(182)
第十五章	雷恩和皮尔查德	(188)
第十六章	露西安娜	(198)
第十七章	周身皆白的士兵	(215)▷
第十八章	看东西看出两个映像的士兵	(229)△
第十九章	上校卡思卡特	(244)
第二十章	下士惠特科姆	(258)



第二十二条军规

- 第二十一章 将军德里德尔····· (271)
- 第二十二章 市长迈洛····· (293)
- 第二十三章 奈特雷的老头····· (313)
- 第二十四章 迈洛····· (328)
- 第二十五章 随军牧师····· (349)
- 第二十六章 阿费····· (373)
- 第二十七章 护士达克特····· (382)
- 第二十八章 多布斯····· (399)
- 第二十九章 将军佩克姆····· (415)
- 第三十章 邓巴····· (431)
- 第三十一章 丹尼卡夫人····· (444)
- 第三十二章 尤一尤的同房伙伴····· (450)
- 第三十三章 奈特雷的妓女····· (457)
- 第三十四章 感恩节····· (468)
- 第三十五章 迈洛勇士····· (478)
- 第三十六章 地下室····· (490)△
- 第三十七章 将军谢司科普夫····· (506)
- 第三十八章 小妹妹····· (509)
- 第三十九章 不朽之城····· (525)△
- 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条军规····· (546)
- 第四十一章 斯诺登····· (558)△
- 第四十二章 尤索林····· (573)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第一次见面的感觉就非常好。

当尤索林初次见到随军牧师时，就热烈地喜欢上了他。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是因为肝有点疼，但还算不上是黄疸病，这使医生们不知所措。如果真的是黄疸病，他们就能够给予治疗。如果疼痛又消失了，不变成黄疸病，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但这种既不变成黄疸病，疼痛也不消失的症状让他们左右为难。

总共有三位医生每天上午来查病房。他们精神饱满，神情严肃，口若悬河，眼睛却不好使。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同样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的病房护士达克特，也不喜欢尤索林的病情。他们看了一遍尤索林病床床脚上挂的治疗卡，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病情。老是听到同样的病情，让他们非常恼恨。

那位上校军医问：“大便还是不通吗？”

当尤索林摇头表示否定时，三位医生用眼睛交换了一下看法。

“再服一粒药吧。”

达克特护士把再给尤索林服一粒药记在本上，然后他们四个人就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任何护士都不喜欢尤索林。实际上，尤索林的肝早已不疼了，但他一句也不说，而医生们也毫无怀疑。他们怀疑的只是他大便早就通了，却没肯告诉任何



第二十二条军规

人。

住在医院里，尤索林要什么有什么。伙食也不错，而且每顿饭都送到他的床前来，还有额外配给的新鲜肉。在下午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冰镇的果子汁或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谁也不来打扰他。他每天上午得稍微花点工夫去检查信件，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成天毫无顾忌一无所事地躺在那儿。在医院里他过得很舒服，想住下去并不困难，因为他的体温老是在华氏一百零一度。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让护士把餐饭送到床前来，不得不一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当尤索林决定在病房里度过剩下的战争岁月后以后，他便写信给所有认识的人，只说自己住进了医院，而不提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即将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招募志愿人员。尽管任务十分可怕，但总得有人去干。等我把任务完成后，我马上就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以后，他就不再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规定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士兵病员只好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检查信件是一桩枯燥的工作。尤索林看到，士兵们的生活并不比军官们的生活好多少，这令他有些失望。一天检查下来，他就索然无味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语统统删掉，这一来，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件里所有的副词和形容词就看不到了。第二天他对冠词也作出了同样了宣判。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除冠词外，涂掉了信件内容的其他一切。他搞这套把戏时，感到促成了更多的



动力学上所谓内在线性张力。并且，几乎每封信中剩下的内容也就更加一般化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向信中的礼节性称呼和签名部分下手了，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除了“亲爱的玛丽”之外，他把这封信全给涂掉了，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就叫R·Q希普曼。

当他厌倦了这些他想得出的把戏以后，他就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开火了，好象自己是上帝似的，大笔随意一挥，就抹去所有的街道和住宅，消灭整座整座城市。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许多信尤索林根本没看过。在他根本没看过的这些信上，他总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在看过的信上，他却写上“华盛顿·欧文”。后来，“华盛顿·欧文”写得太多，乏味了，他就换成“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引起了严重的反应，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对此产生了一阵忧虑情绪，使一名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充作病员住进了病房。他不断地询问一个名叫欧文或名叫华盛顿的军官，军官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而且他住进来只有一天就不肯检查信件了。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太枯燥无味。

尤索林这次所住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住的是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龄二十四岁，鼻子下面长着稀疏的小胡子。他在隆冬季节曾被击落下来，坠入亚得里亚海，而他连感冒也没有得上。此时已是夏天，上尉一直没有再被击落过，而他却自称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趴着另一位情意绵绵地胆战心惊的上尉，他生了疟疾，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口。邓巴和尤



第二十二条军规

索林之间隔着通道。挨着邓巴是一个炮兵上尉，这个人尤索林现在不再跟他下棋了。该上尉下得一手好棋，跟他下棋总是很开心。可是有时又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因此尤索林不再跟他下了。再过去，就是从那位得克萨斯州来的有教养的得克萨斯人。看上去他就象彩色电影里的人物，而且富于爱国精神。在他看来，有财产的人物，也就是体面人士，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汉、妓女、罪犯、腐化堕落分子、无神论者、粗鄙下流的人等相比，得到较多的选票是合情合理的。

一天，当尤索林随意删改信中的语句时，这个得克萨斯人被带进了病房。在那样一个闷热的、平静无事的日子，闷热的空气笼罩着屋顶，把一切声响都闷住了。邓巴又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象一个木偶似的。他正在拚命努力，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办法就是：锻炼自己在厌烦中的涵养功夫。他那么拼命地想延长生命，甚至尤索林以为他已经死了。得克萨斯人被护士安顿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过了一会，他便情绪激昂地高谈阔论起来。

邓巴腾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对了，”他激动地嚷着说，“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我一直感到缺少了什么，现在我知道究竟是什么了。”他的一只拳头猛击了一下另一只手的掌心，认真地说：“就是没有爱国精神！”

“尤索林也冲着他大声喊叫，“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红肠面包、布鲁克林玉米饼、‘妈妈’的苹果馅饼。我们来打仗都是为了这些。谁又会为体面人卖命呢？谁又会为那些体面人多捞几张选票去拚命呢？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爱国精神，也没有什么爱国心。”

在尤索林左边的那个二级准尉并没有什么反应。“谁在胡



说八道？”他不耐烦地问，翻了个身，又睡了。

尽管这个得克萨斯人表现出善良的本性，慷慨大方的性格，友善和藹的态度，可是三天之后，就没有谁能容忍得了他了。

他搞得大家心头烦恼，浑身不自在，大家见了他全躲开，当然那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是不可能的。这个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绷带裹着，四肢都毫无用处。他是趁夜里给偷偷抬进病房来的，病员们早晨醒来才发现他住在这间房里：双臂双腿都被紧缚在吊索的一头吊了起来，同肩部和臀部垂直成一线，另一头则系上了铅砣，黑沉沉地挂在上面，一动不动，那形状是十分古怪的。在他胳膊肘儿内侧的绷带上，每边都缝着一个装有拉链的口子，清澈的液体通过这个口子，从一个洁净的瓶里输入他的身体。另外从腹股沟敷石膏的地方伸出一根固定的锌制的管子，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通过这条管子他的肾脏排泄一滴不漏地流入放在地板上的一只洁白干净的封口的瓶内。地上的瓶子满了后，从胳膊肘儿那儿输入液体的瓶子也空了，这两只瓶子于是很快地互换一下位置，使瓶里的排泄又重新注入他的身体。他们在这全身雪白的士兵的身上真正看得清楚的就是嘴巴上方的一个黑洞，这个黑洞的边上已经磨损了。

在得克萨斯人的旁边就是这个雪白士兵的床位。得克萨斯人从早到晚拖声迈气、愉快而又同情地侧身坐在自己的床上，对那个士兵说个没完。士兵一直没有搭理，他也不在意。

护士每天给伤员量两次体温：清晨和晚上。克拉默护士总端着一只摆满了体温计的瓶子走进病房来。她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再走回来，依次把体温计分发给病人。轮到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时，她也有自己的办法，她把体温计插进他嘴上方



第二十二条军规

的那个洞里，让它平稳地靠在洞沿上。接着，她再回到第一个病床，在病人口中取出体温计，记录下了体温，然后走到下一个床位，这样在病房里继续兜上一圈。她那天下午在病房里结束了第一遍分发体温计以后，再回过头来查看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体温时，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邓巴低声地说：“杀人犯。”

得克萨斯人抬头望望他，张开嘴含糊地笑了笑。

“凶手“尤索林说。

德克萨斯人神情紧张地问：“你们在说什么？”

“是你谋杀了他，”邓巴说。

尤索林说：“是你害死了他。”

得克萨斯人往后缩了一下身子：“你们两个都是疯子。我从来没碰过他呀。”

邓巴说：“就是你害死了他。”

尤索林说：“我听到你杀死了他。”

邓巴说：“你害死了他，因为他是黑人。”

“你们全疯了，”得克萨斯人大声叫道。“不准黑人进到这里来。专门收容黑鬼另外有个地方。”

邓巴说：“是那个中士暗暗把他塞进来的。”

尤索林说：“是那个共产党中士。”

“你们这么说是原先就知道这件事了。”

尤索林左边的二级准尉对这个全身雪白的士兵的突然死亡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兴趣要不是事情弄到他头上，他不会开口。

尤索林初次与随军牧师相逢的前一天，食堂里有只炉子爆炸，一直烧到了厨房的一侧。一股热气弥漫着整个地区。尤索